



東漢會要卷第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

劉氏嘉
禮五賓禮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孔子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
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
三公上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
子為褒成宣屋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君
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
子曜嗣卒子元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孔信

禮六軍禮

講武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以鹿麋太宰令謁曰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文官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己烹鮮時有司乃遙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禮儀志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志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腰白幕皆霜志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為泛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令出事逆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伴拜節而旋至秋冬迺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々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

宮東平
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
遂寢蒐狩之禮息戟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
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
上廣成訟以諷諫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
封上馬融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苑

成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並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

崇孝教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
戒成王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
者乎天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
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
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
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
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
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
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著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循狩于廣成苑紀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
大將軍司馬京假司馬伍宏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
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
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不起大壇上建十
二重五采華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蓋華高九
尺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
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烏符無上將行陳
三巾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
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
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
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

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何進傳

東都賦若迺順時節而蒐狩間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
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四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
議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鑑華鍾登玉路乘時龍鳳蓋颯
灑和鳶玲瓏天官景溢祲威感空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
師汎灑風伯清鹿羊乘雷起萬騎紛紜戎竟野弋鉞葦雲
羽旄掃電旌旗拂天熒熒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
燎山月日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帝中囿陳師案
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

驅班固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上林苑虞人掌鳥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田四牡既健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纒紛迄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植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其舉武士星敷鵝鶴魚麗箕張翼舒執陳掩迄匪疾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木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鱗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歟

饗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

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志

禮七 凶禮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祖考墓為昌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城陽恭王傳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一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四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二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真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十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四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

去雒陽十五里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
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
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
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國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
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
里

威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
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
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
百一十里

禮儀
雜錄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
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望晦祭祀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置吏卒數人
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者以擅議宗廟法逆事本紀

章陵欲為原陵顛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其稱古典詔曰無為
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于自所
營劉尤為儉少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
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教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遂
而止

東平
王傳

園寢 更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
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
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々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
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且以薦新物奏始出寢起于墓側

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衆生人具名寢之
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犂牲祠帝母
幸長安謁諸陵乃太宰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
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曰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
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埋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志
更衣別室

明紀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使殿
寢者陵上王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上陵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
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
陵書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謁者治禮引
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廟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

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
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
樂闕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
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
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酌上陵
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紀下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長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二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
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
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遂有事
于十一陵

威帝延熹三年十月己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

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群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其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言嘆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德之也

表紀反蔡邕本傳

大喪

詳見禮儀志下卷文多不載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後送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衆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送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間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寃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

喪以報願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官官不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成帝求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並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充稱大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

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人仁義之行自工而始者翟方
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
失禮之源自工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
尊俗篤化之道也事夫宜止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知舊
禮

且崇為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常鹿父
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

鮑德于昂處喪毀磨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平服喪三年鄉稱之

袁夢麒日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送政齊衰大功之喪
三月不送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
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略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
有寧告之科所以宗孝道厚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
易月于是遵以為常薛宣為丞相母死弟修去官持服
宣謂修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馭不可修遂兄服
繇是兄弟不和建翟方進繼為丞相母死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
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紀
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便得送終
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楊雄傳
注云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於士

民而畧於百官公卿又何意耶光武中興遂絕告寧之
典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
廢喪禮至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為親行
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
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
石千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尚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
舊令人泛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向之而尚書令祝諷等
奏以為孝父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
誠不可改忠淺上疏爭之而官孺不便卒寢忠奏成帝
時荀爽又言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性為

孝令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
崇孝道而充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子之言
如此而卒不能後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士大夫至
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私
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巨蔡常彪鉅期鮑昂及東平
王敞巨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
一為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奪服

景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齋牛酒釋服

本傳
主云奪服
不令追服

巨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
牛酒奪服傳
太尉張酺父卒即奏詔遣使齎牛酒為釋

東漢會要卷第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樂

樂舞

太子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人饗用樂掌其
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景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
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春青陽朱明西酷元冥及雲
翹育命舞祭祀志

二十八年賜東海王疆虎賁旋頭鍾虛之樂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祭祀

二年立北郊祀后上奏樂亦如南郊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時博士曹充
上言漢在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圖括
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旋璣鈴曰有帝漢出德
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詩
曲操以侯君子曹褒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前書曰文始

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五行者本周
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
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
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

六百石及闕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己上年十

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下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

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
明功德奏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各得

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
去肉行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茂

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家無窮孝宗皇帝制盛德之舞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
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

世祖廟樂名宜四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
為之文興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
樞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
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證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
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
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五德照真修之舞節
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典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祀
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
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
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
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

之舞如故

東觀漢記注

十月閏月南循狩幸南陽祠章陵月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塏荒和之以娛嘉賓

紀

章帝即位大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
曰顯宗四時裕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
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武孝武廟樂曰盛德之
舞今皆裕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
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
德之舞上從王議

禮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止言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

東觀漢記防上

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大蕤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氣費多遂獨行十二月章紀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春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元宜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禮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于南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十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于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先立秋十八日郊黃皇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

時訓也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公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琴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繫黃鍾之磬或敲黃鍾之瑟軫間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為商社角羽或繫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墜太子具樂器夏赤東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于罍南北面東至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潘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諸起立少退顧今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問音以等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等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高臣角民社事羽物各一枚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陞跪授尚書於當軒北面稽首并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師令前稽首曰諾太師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

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問漢京食舉雍徹天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經鈞管絃憚愷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傑味堯禹不俱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寮遂退

賦

東京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

舉之樂百官賜宴饗大作樂

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六代之樂

孔僖傳

章帝增修群祀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

之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數田初為芟除次耕

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歛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其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紀

順帝陽嘉二年月庚午行禮群雍奏應鍾始漢黃鍾樂苦

隨月律紀表依應鍾

威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禮儀

諸行出入皆鳴鍾行樂其有灾青有它故若諸兩止兩皆

不鳴鍾不作樂行禮者謂乘與出入也故前書言天子所幸

皆曰行幸及歸郡守出入得鳴鍾作樂其誤明矣

獻帝達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漢備八佾舞

因亂久廢今漢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天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

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于書所謂琴

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

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

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

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遜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

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

於聲音用手宗廟社稷擊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

門鼓吹天子所以晏樂群臣詩所謂坎、鼓我躄、舞我

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皇帝故伯所作以建威

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着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祝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本傳

章帝元和二年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奏之志

傅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下篇奏之散苑

曹朔作漢頌四篇

蘇頌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辭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盛皇宗祀穆、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迺流辟雍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國老迺父迺允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迺經靈臺靈既崇辛勤時登爰考休證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祥風祁、甘雨百谷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倚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敵浮雲寶鼎見兮色
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
年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發皓羽兮
奮翹英容潔明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伴周成永延長兮膺
夫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
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叢等暮化歸
義作詩三帝繼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詔辭意難正有
捷為群掾田恭頗曉其言輒令譯其詞語護送詣闕并上

其樂詩西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
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西傳
袁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魏官與天合意魏槽吏譯平瑞因驛

不送我來旁莫聞風向化正衣所見奇異知唐

多賜繒布邠賦甘美酒食推擇昌樂肉飛蘇拒

屈申悉備乃高蠻夷貧薄龍遜無所報嗣莫支

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草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彼尼日入之部陵交慕義向化隨動

歸日出主陳雜聖德深恩渡德與人富厚魏洗

冬多霜雪

紆和流蕃

夏多和雨

尋燥和

寒温時適

滌滌

部人多有

雅補雅推

涉危歷險

歸險

不遠萬里

莫受万仰

去俗歸德

附德疊

心歸慈母

慕如埃路

袁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

荒服之儀

土地塊壟

黎籍

食肉不皮

阻蘇邪黎

不見鹽谷

莫陽麓沐

吏諱傳風

罔諱微

大漢安樂

是汗夜振

攜負歸仁

路殊優仁

觸冒險陝

雷折險龍

高山歧峻

倫狼藏幢

緣產磻石

扶路側路

木薄發家

息洛服注

百宿到洛

理歷難

父子周賜

補蒞蒞

懷抱匡帛

懷堂四漏

傳告種人

呼傳室刺

長願臣僕

陵陽臣僕

安帝即位罷魚龍曼延百戲

本紀汗官典戲曰作孔賓舍利之戲造西方來戲于庭入

殿前激水化成比月魚刺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邀戲于庭炫耀月光曼延者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臣

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及

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幼人能吐火自支解易

牛馬頭明元年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陳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

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

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

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高令揮國流沙踰垂

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延訛朝政請劾

禪下獄有詔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第九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輿服上竹璽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為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九板曳地日月升龍象天地也下本志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輅者

金根

安車

立車

乘輿

按此乘輿二字蓋指言天子也

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二谷

雨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御軛左右吉陽
笏高雀立衡樞文畫鞞羽蓋華密建大旂十二持畫日月
升龍駕六馬象鏡鏤錫金方鉉挿翟尾朱魚樊纓赤罽易
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髦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太如
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亦立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送為
副軍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日芝車置鞞來非之箠上親
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蓄以矛麾金鼓羽旂幢翳鞞冒甲弩之
箠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輜綬輪繆龍繆之一曰闕猪車親校
獵乘之

軒車

大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崇非法駕則
乘紫罽軒車雲樞文畫鞞黃金塗五末登左右駢駕二馬
長公主赤罽軒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駢車大貴人加節畫輪
皆石駢而已

青蓋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檠文畫轡文
輈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緣車

皇孫緣車以送皆左右駢駕三

阜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阜繪蓋黑轡方駢中
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宗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
長六出下出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
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
以上旂車轡得銅五木軛有吉陽蕭中二千石以上右駢

三百石以上阜布蓋千石以上阜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
布蓋皆有羅扛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扛其餘皆

青云

幕郭賀傳舊典博車駟乘赤帷裳唯賀為冀州勅去
襜惟謝承書曰孔恂字臣卿新淦人州別駕送事車

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
刺史怒欲去屏星別駕車屏星袍諫曰明使君傳車白發晚而
欲微去屏星駁固舊儀比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
援傳去刺史追辭謝詣不肯還於長不去屏星說文曰車
當謂之屏星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
車石駢加交路帳囊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
輈駢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
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火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
泉鹵簿東都唯太行乃太駕太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
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
奉引奉車郎御時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
早鳳凰闔戟皮軒鳶旗皆大夫載鳶旗者編羽旒列繫幢
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鈿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
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薰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法駕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木輻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
載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
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大僕奉駕

經車

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使副侍御史蘭
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
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泛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泛賊曹車斧車督車

功曹車皆兩大車五百瓌弩十二人辟車四人送車四乘
無節單導送咸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絲帷導無斧車近小使
車蘭輿赤谷白蓋赤帷送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
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
奠白重已下洒車而送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
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空出乘安車

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
御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檮又畫曲幡長垂
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官皆不得入城門當用
太僕考上乃治飾治禮吉肉不相干也

導從卒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送置門下五吏賦曹督盜賊
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送縣令以上加導
斧車公乘安居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
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駢駕兩瓌弩車前伍伯公八人
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
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闌布曲
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千里一置卒皆亦幘絳帟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為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祭戟為前列捷方韃九韃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方帶韃遮迺出入稱謀促列侯家丞庶子導送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送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節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擗文畫輶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弁龍飛軫皇太子諸侯王倚席伏虎擗文畫輶輶言陽蒲木班輪鹿文飛軫旂旗九旒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

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旒降龍卿朱兩輪五旒降龍二千石以下各逆科品諸幡車以上軛皆有吉陽蒲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鍍方鈇挿翟象鏡龍畫總沐升龍赤扇汗青兩腋燕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燕皇太子或赤如之王公列侯鍤錫又髡朱鏡朱鹿朱文綵扇汗青腋燕尾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瑕尾當盧又髡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警蹕

警蹕

魯公傳注天子入警出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楊秉傳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
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紀本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
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
武都紫泥封之丞相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
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
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拔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
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
敗以奉光武見本親注又徐廣曰傳國璽

漢舊儀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
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

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西端無縫尺一板中
約著皇帝帶綬黃帝六采不佩璽以金銀滕組侍中組
負以逆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銅銀犀象為方寸璽各服
所好注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諸宦官引兵入宮張遜段珪
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小平津六璽不自隨身未帝還
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
璽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出題是李斯書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絃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逆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潛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听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徐璆傳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

左右莫能仰視綬

皇后璽綬狀曰皇后注引蔡邕獨

諸侯皇列侯始封貴人堯皆令贈印璽禮儀志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璽盤綬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諸侯王金璽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

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中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

郡太守國傳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

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

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

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

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都郡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
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家令侍僕
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
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掾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
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
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
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郊長以上
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
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長
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
陳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

百石小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
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與服志注

建武中馬授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饗城
臯令印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
一縣長史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
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不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東觀記見馬授傳注

節

符節令為符節堂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

百官志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百官志注

臣天麟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

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葆為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規

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應劭曰銅

國家尚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一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

代古之珪璋逆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

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

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

軍旅尚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

從之杜詩傳

葆

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

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封葆傳

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召見杜詩賜以葆戟漢制假葆戟以伐谷鐵印古注

後以赤油韜之赤謂之油戟

漢制葆戟即為斧鉞郭躬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

殿取葆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葆首衣戟也漢官儀曰

八者本宮為封葆傳審印信然後受之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蔡戟匈奴

關符

郭丹送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

終不出關符即縑也前書音義曰出以入關皆非真符也



